

徐卓呆 著

岳麓书社

笑话三



他是小说界的卓别麟。
他出言吐语，常常使人
发笑，有人称他为“笑匠”。



订 正 贯 三
责任编辑 王德亚
封面设计 蔡 晟

笑话三千

徐卓呆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新民路10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1998年9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2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9.625

字数:510,000 印数:3,001—8,000

ISBN7-80520-857-3
I·438 定价: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路69号 邮编:410200

出版说明

关于徐卓呆,当时有几位作家讲过这样一些话:

“他一生的工作,也就是一个滑稽角色。……他出言吐语,常常使人发笑,有人称他为笑匠。”“信笔所至,都成妙谛。”“他是小说界的卓别麟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,他在这方面的创作书目有:《非嫁同盟会》、《烟灰老四》、《乐》、《李阿毛外传》、《无聊》、《两条道路》、《人肉市场》、《针线娘》、《唐小姐》、《馒头镇》、《何必当初》、《软监牢》、《新笑林》、《调笑录》、《笑话三千》,等等。

《笑话三千》是一部容量宏富的笑话集。其中许多是在民间流传笑话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,但为数更多的恐怕还是他凭着“天性的一种滑稽趣味”首家“生产”的。因为其中描写的许多事情,运用的许多词语,只有到了作者生活的时代才有。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的多才多艺。

本书这次出版,我们做了如下几点工作:一、对原来的标点符号进行了订正;二、改正了个别错字;三、对个别原来欠通的句子稍作调整;四、剔除了个别内容较庸俗的地方和少数重复的条目。限于水平,以上几点工作无疑还有疏漏,敬请读者鉴谅。

著名作家谈徐卓呆

严芙孙

徐君卓呆，名傅霖，号筑岩，别号半梅，江苏吴县人。七岁丧父，在他祖母与慈母膝下成育。从小顽皮不堪，长大后，成了一个忠厚诚实的人。作事一丝不苟，更欢喜做那刻板似的生活。所以他近年来最不高兴旅行，只因为旅行了，就容易破坏他的刻板生活咧。中国的学校，那时还没有学校式的体操，只把兵队的体操来胡乱采用。他是输入学校体操的第一人。他学生时代，最欢喜研究的，像体育原理咧、游戏咧、跳舞咧，这三四样功课。他从日本留学回来，创办过中国体操学校，充过该校校长，至今全国都有他的高足，在那里实施他一派的教育。后来他喜欢研究戏剧。十几年前，在《时报》上提倡戏剧改造的，就是他。新剧产生，全是他一人鼓吹之力。他也曾亲自实验过，很能发挥一种他人所学不到的技巧。但是近年来，他对于以上两项亲手创造的大事业，都不能发生兴味，打算专心从事著作了。他的小说，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，这是他一种特质。人家读了他的小说，没有一个不笑得嚷着腹痛的。他所要说的话，一字一句，都是别人万万所想不到的。他享着这样的盛名，因此，人家都说他是小说界的卓别麟了。他现在虽为人很真挚，不像少年时代那么一味恶戏，不过天性的一种滑稽趣味，还是不能离开他。所以他无论执笔或开口，那老脾气还是要发作的。朋友们都说，他年纪虽是四十三岁，看看他的脸上，倒也不

过只像三十三岁；读了他的作品，再听他口中的那种胡言乱语，真不过像二十三岁罢；听他讲讲笑话，寻寻开心，那真像十三岁咧；叫他化了装、扮了戏，一到台上，不论哭、不论笑，什么都说得出来，实在像只有三岁了。人家平常年纪活在狗身上，他的年纪宛如活在宝塔上。看了他的滑稽新体诗《不知所云集》，不是谁也会当他是小顽童的么？那里还像一个半老徐爷呢？他的夫人汤剑我女士，是一位很著名的书家兼体育家。

（录自一九二三年八月上海云轩出版部出版的《全国小说名家专集》）

赵苕狂

今人皆称徐君卓呆为小说家，实则小说特其余绪耳。其于社会，固尝创造二大事业，彰彰有可得而言者。二十年前，君负笈日本，专治体育。迨夫学成回国，时本国学校尚无体操一科，即有之，亦误以军队体操相授，敷衍了事，初非教育的体操也。君乃出其所学，创设中国体操学校及体操游戏传习所，以为提倡。于是人始知军队体操之外，尚有学校体操焉。君致力于体育者凡八九年，成书多种，门弟子得千余人，分布四方，各传其学，亦云盛矣。此其创造事业之一也。迨至清宣统三年，君于体育事业，亦已成功矣，然幡然有成于中，以为能开通社会者，莫新剧若耳，当一提倡之。时王君钟声方二次铄羽而去，郑君正秋正主某报剧评，鼓吹旧剧甚力。君乃于《时报》中，独辟一栏，专谈新剧，与之作相当之旗鼓。未几，正秋亦为所动，竟弃旧剧不谈，而从事于新剧。君亦厕身其间，擘画讨论，弥著勤劳，复著成剧本多种以餍之，新剧事业遂赖之蓬勃以兴。此其创造事业之二也。顾君虽创此二大事业，卒目个中人品不齐，颇有未能如其所望者，望亦辄掉首不顾而去，则其秉性之高洁可知矣。君少时已喜为小说，近年致力尤勤，散见于各杂志中

者，殆不下百余篇，以滑稽一类为多，而隽永有味，弥含哲理，实能脱尽寻常滑稽小说窠臼而自成家数者。近复创作滑稽新体诗，成《不知所云集》一书，措辞之妙，设想之奇，读者莫不为之捧腹，亦同为必传之作也。君和易近人，从未有疾言厉色之时，同辈皆翕然称之云。

（录自一九二四年世界书局出版的《卓呆小说集》）

范烟桥

他一生的工作，也就是一个滑稽角色。他到日本去学体育的，回来即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什么都有份：译小说、写剧本、演话剧、拍电影、编杂志、做老板、也做伙计。他出言吐语，常常使人发笑，有人称他为“笑匠”。

（录自《小说世界》第一卷第六期）

纯 根

卓呆，……为新剧界老前辈，滑稽之才。由于天赋，每一发吻，闻者无不绝倒。所作小说，亦多诙谐，自成一家，盖文艺界之丑角也。

（录自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《社会之花》第一卷第一期《本旬刊作者诸大名家长史》）

慕 芳

樱花，卓呆文字，很带有日本色彩，拿日本的名花来比拟他，最

为相宜。他又惯于滑稽，信笔所至，都成妙谛，倒好比岛国春深，有花雨缤纷的大观。

(录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《红玫瑰》第一卷第三十二期)

自序

夫.....而.....不.....且
.....况.....之.....岂.....耶
.....亦.....盖.....者.....也.....
焉.....乎.....哉
.....曰.....为.....虽然.....
.....其.....矣

民国廿四年十月胡蝶结婚消息传
出的一天,卓杲序于破夜壶室。

她听得人家说：凡发生极重大事情的时候，只消喝一口冷水，就不会慌张。她和丈夫乘船出去游玩时，不料丈夫失足落水。她见丈夫很慌张，便道：“别慌！快喝一口水！”

镇 静 法

初次乘汽车的老太婆，见汽车夫常常伸手到外面去，她就生气了，说：“你只管开你的车子，天下雨，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天不下雨

妇人：“这虾，新鲜不新鲜？”

卖鱼老翁：“新鲜的！你看，不是活着么？”

妇人：“但是你也活着！”

证 据

旅客：“这村中，出过什么惊人的新闻么？”

村人：“有的！”

旅客：“何等样事？”

村人：“一星期前，恰巧月蚀，那真闹得厉害！”

月 蚀

甲：“原料的价钱贵了，酸梅汤每一杯也少了。”

乙：“但是，冷开水混得多了。”

相 同

站长：“快一点，开车时刻到了。”

少女：“且慢！我要和姊姊握手咧。”

站长：“来不及了！我来代替罢！”

代 替

刚打过

一人在墙外小便，主人拿着棍子出来打人，说：“这里不许小便。”那人连说对不起！但又说：“不过我看见墙脚上有小便痕迹，才干的。”主人道：“这已经打过了。”

用手的

某家雇一仆人，因为他大便后不洗手，主人把他歇了。再雇一人，非常清洁，每次大便后，必定洗手。主人大喜。一日，不知何故，竟不洗手。主人即道：“你天天洗手的，为何今天大便后不洗手？”他答道：“今天我恰巧身边有草纸。”

易醉之人

一个易醉的人，听说隔壁也搬来一个易醉之人，便过去访问，要与他一比。邻人说：“我昨天看见了一个酒瓶，已经晕倒了。”说罢，对来人看时，只见他听完此话，早已晕倒了。

有声画

绅士对画家说：“替我画一幅肖照。”

画家：“用怎样的姿势？”

绅士：“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读得很流畅。”

处女心

女：“父亲！我走过那条路上，总有几个人，兀自看我。”

父：“那末，你何不另换一条路？”

娘：“换一条路，就没有人了！”

自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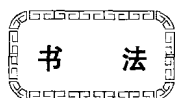
妻：“你烧什么东西？”

夫：“和你没有结婚时的书信。”

妻：“你忍心烧么？”

夫：“这也是为你。我死后，被人发现了这种信，一定当我疯人。那末，我的遗嘱也无效了。”

父亲一看儿子拿来的学校成绩表，说：“哈哈！书法不佳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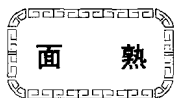


儿子：“是啊！先生的字，真写得不好。”

理发师：“我剃过你的么？”

客：“从前有过一次。”

理发师：“怎么面孔记不得了？”



客：“那时的创痕，现在已经一些也看不出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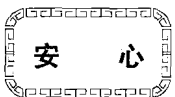
侄：“叔父！又来玩了！今天是休息日。”

叔：“又要来害我么？”



甲：“你为什么以为坐牢监有趣？”

乙：“夜里不必留心门户，岂不安心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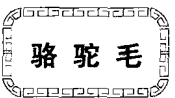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徒：“我的分数，无论如何，不应该批零分的。”



先生：“我也以为如此！不过零分以下，实在更没有分数了。”

一妓女嫁人，特地请她的女友们来，看看她的家庭。发的帖子上，写的“敬备茶点”；不料到了那天，自来水管子坏了。



女仆：“太太！没有自来水，茶怎么办呢？”

她答道：“不用着急，我的洗脸水还没倒掉，可以用得。”

客人们一喝茶，都觉得有一种特别香味。女主人说：“我丈夫是一个探险家，这茶从沙漠外运来的。”

某客吃到一根毛，惊道：“这一定是骆驼毛！”

以后不可

老裁判官一上法庭，不料睡着了。别的裁判官替他代理审问，对犯人宣告了死刑。他忽然醒来，对犯人说：“这一下，便是警戒你，以后切不可再做恶事。”

上帝之意

某君大病，将死时，牧师来，要写遗嘱。某君说：“不必！我的家产，只有二十元。这二十元，可以捐给富人。”牧师道：“何不捐与穷人？”某君说：“你教我一切学上帝，所以如此。上帝不是把钱给富人，不给穷人么？”

本地风光

教师问道：“人家不问他，他只管开口的，是什么人？”
一生举手道：“是先生！”

救火

教师：“假使古物陈列所失火，应该先抢出什么来？”
生徒：“进门最近的一件东西。”

德国话

甲：“昨天我和一个德国人谈了三点钟，但我一句德国话也不懂。”
乙：“你一定只会做手势！”
甲：“用不着！他说得一口好中国话。”

典狱官：“你为什么会吃官司？”

犯人：“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常对我说：‘你长大了，必须要和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子结婚。’所以，我照他老人家的话干去。”

典狱官：“怎样？”

犯人：“犯了重婚。”

父 训

母：“你快唱一支歌给大家听！”

女：“来不及了！已经有人走了。”

母：“我要他们都早些回去。”

送 客

甲：“今天你一个人出来的么？”

乙：“内人歇斯底里发作了！”

甲：“为了何事？”

乙：“因为我一个人出来。”

因 果

甲穷乙富，二人是从小的朋友。一日，路上相遇，乙对甲的境遇表同情，赠他千元，叫他去奋发。一年后，又会面，甲依然如此，乙又赠五百元。再过一年，又会面，不改旧态，乙在这一次，只肯出二百五十元了。甲说：“每年减少一半，大约你的境况也不好。”乙说：“境况很好。最初，我是独身，第二年，娶了老婆，第三年，生了小儿，所以只好减少了。”甲笑道：“那末，你把我的钱养着妻子。”

好 友

甲：“你房内很冷，怎么可以过冬？”

乙：“很容易！有一根木柴就够了。”

甲：“怎样？”

过 冬 法

乙：“我住在六层楼，天寒时，把木柴从楼梯上滚下去，我追下去，拾回来，玩了一遍，混身出汗了。”

甲：“你太浪费了，何必用什么木柴呢？”

越远越好

教师：“你们唱起歌来，不要随随便便，心里要想着到欧洲去唱给人家听一般。”

邻人：“到美洲去罢！越远越好！”

狐皮围巾

女仆：“你拿价钱便宜的狐皮围巾给我看看！”

店员：“知道了！你后面有镜子，可以多看一下。”

令爱的手

隔壁嫂嫂：“今天很忙，要借令爱的手一用。”

某父：“多谢！我把她常常伸到我袋里来的手，借给你罢。”

误 诊

医生：“你要静养。你劳动过度了，太辛苦了，足以缩短寿命。你的职业呢？”

病人：“议员！”

医生：“呀！我再来诊脉，一定诊断错误了。”

不 要 哭

牧师礼拜日说教，听众都睡着了。忽然室隅一个乳母抱着的孩子，大声哭泣。牧师说：“乳母！你叫小孩子不要哭，否则大家要醒了。”

酒 价

客人：“酒价贵了，怎么杯子也小了？”

店主人：“但是，酒坛大了。”

甲：“你急急忙忙，哪里去？”

乙：“我刚在播音台演说，打算回家去听。”

急急归家

甲：“你是伶人么？”

乙：“我是银行家。你信不信，我十年不到剧场了。”

十 年

甲：“这有什么希奇！我二十年不到银行了。”

父：“阿兰，你怎么天天和小王谈天？”

女：“你别管！与你没有关系。”

父：“怎么没有关系！这一个月电灯费，多了八毛钱了。”

电 灯 费

甲：“怎么样？你昨夜在大风之前回家的么？”

乙：“不然！回家之后，恰巧大风来了。”

大 风 前

甲：“你何必如此愁闷，那女子的事，不久就会忘掉的。”

乙：“不会忘掉。我赠给她的钢琴，分二十个月付款的。”

忘 不 了

房客：“近来的天气，变化无定。”

房主：“和你付钱一样。”

钱与天气

先生：“张仁！你的论文，真是惊人之笔；但是与胡祥的完全一样。”

张仁：“他也是像我那么的惊人之笔么？”

雷 同

唯物主义

先生：“到天国去时，戴最大的王冠的，是何等样人？”

生徒：“是头最大的人！”

衬衫三件

后台主任：“我再三对你说：要穿了皮大衣登场的。你为何不穿？台上是北极啊。”

伶人：“实在我没有皮大衣，所以穿了三件衬衫。”

算术更劣

教师：“你习字的分数太少了。我叫你写一百张拿来，你只写了七十五张。”

生徒：“可见我的算术更不行。”

著名侦探

著名侦探到犯罪地方检查，非常精密，部下们很惊异的在旁观看。他后来讲出搜查的结果来道：“犯人身长一米六五，黄发，吸三S牌香烟，乘马车来的，行路步子很大，不带指环，皮鞋黄色，帽子黑色。”大家听了，哑然。忽然有人问道：“那犯人是男是女？”著名侦探摇头道：“这还没有知道。”

有约不来

他来了两点钟了，约定的时刻，已过一点半，深悔自己不应早到三十分。他踱来踱去，绕了几百次，她方始到来。他跳起来了。

“来了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迟了一点了。”

“一点？”他愤愤。

“表坏了，你看！”

“表坏了！好！下一次，我要送日历给你了。”

动物看守人：“小官官！不要走近象的旁边去。”

小 加 大

小孩：“不要紧！我不会弄伤它的。”

甲乙二兵，非常要好。开战后，甲打伤了脚，唤乙，乙便扶他到医院去。走了几步，又飞来一弹，把甲的头打去了。乙没有留心，扶到医院中。

说 谎

军医：“做什么？”

乙：“他受伤了，要医一医。”

军医：“胡说！脑袋也没有了！”

乙：“呀！脑袋？他真会说谎，方才对我说脚上受伤啊！”

船遇了大暴风，快要沉了。王先生拿了许多咸肉，慢慢的吃起来。船员们问他何事？

预 备

他答道：“咽喉不干，喝不下许多水的。”

甲：“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身体？”

乙：“你想：从很远的印度，到这动物园中来的啊！”

运动强身

甲：“近来张先生把夫人送入不幸的境遇中去了。”

最大不幸

乙：“打了么？”

甲：“不然！决不与她争论了。”

甲：“今日何日？”

乙：“不知道！你身边不是有报纸么？”

甲：“不中用了！那是昨天的。”

今日何日